



1958

短篇小說選

1958

短篇小說選

上 冊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選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8391

苏联短篇小说选

册 1

苏联短篇小说选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字数446,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20 插页8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0册

19741

出版說明

一、1958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一年，文学創作也得到了空前的丰收。为了集中介紹一年来短篇文学創作的成果，我們在有关团体、单位，各地文艺机关、团体的支持以及作家、讀者的协助下，按照 1955 年以来的規例，組織了 1958 年短篇文学作品选集的編选、出版工作。

二、根据去年短篇文学創作的发展情况，我們今年編选出版的短篇文学作品选集，計有“短篇小說选”、“詩选”、“散文特写选”、“曲艺选”和“兒童文学选”等五个选集。独幕剧方面，因戏剧出版社去年曾印行过选集或丛刊，基本上已将优秀剧作搜罗进去，为避免重复，我們就不另編选了。

三、各个选集的編选情况如下：“短篇小說选”由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选，“詩选”由“詩刊”編輯部編选，“散文特写选”由“新观察”編輯部編选；“曲艺选”由“曲艺”月刊編輯部編选。以上，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兒童文学选”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編选并出版。

作家出版社

1959 年 6 月

目 次

上 册

“鍛炼鍛炼”	赵树理 (13)
三年早知道	馬 烽 (23)
很透鉄	柳 青 (43)
风浪	沙 汀 (97)
大木匠	王汝石 (111)
老长工	束 为 (135)
女婿	西 戎 (148)
典型报告	李德复 (165)
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	范乃仲 (177)
新結識的伙伴	王汝石 (194)
“停止办公”	馬 烽 (208)
好人田木瓜	束 为 (215)
石山柏	浩 然 (227)
参观	李 准 (240)
要不准的数字	吉学霈 (247)
井台上	管 桦 (251)
协作	王安友 (256)
凌紅蝶	段荃法 (277)
一盞抗旱灯下	申跃中 (286)
挖塘	馮金堂 (291)

胡琴的风波	徐銀齋 (302)
垫道	高鳳閣 (312)
一幅画	田 軍 (315)
大字报	楊 嘯 (322)
五伯娘和新兒媳	黃飞卿 (328)

下 册

延安人	杜鵬程 (333)
惊涛駭浪万里行	陆俊超 (351)
生长在黄浦江边的人	胡万春 (368)
铁路工地上的深夜	杜鵬程 (390)
雨	艾明之 (396)
黄浦江的浪潮	費礼文 (411)
踩电铃	万国需 (425)
誰是那“百分之十”？	夏 紅 (430)
老年突击队	张 英 (432)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 (450)
百合花	茹志鵬 (462)
七根火柴	王愿坚 (472)
三不吹	基水源 (476)
同心結	李大我 (491)

一个温暖的雪夜	刘白羽 (504)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514)

牧場雪蓮花	叔寬浮 (522)
母女	林斤澗 (533)
第一次出击	麦 云 (542)
苏环打虎	任紅举 (556)
梁上君子	韶 华 (563)
燕子飞在电杆上	李云秀 (576)
央金	刘 克 (580)
高爐边的彝家	[彝族] 熊正国 (588)
草原上的馴馬姑娘	[蒙族] 烏兰巴干 (601)
門板	[彝族] 普 飞 (608)
吾拉孜爷爷	[維吾尔族] 克尤木·吐尔的 (614)
暴风	[維吾尔族] 阿·吾甫尔 (620)
投資	[回族] 米双耀 (625)
編后記	(633)

“鍛煉鍛煉”

趙樹理

“爭先”農業社，地多勞力少，
動員女勞力，作得不够好；
有些婦女們，光想討點巧，
只要沒便宜，請也請不到——
有說小腿疼，床也下不了，
要留兒媳婦，給她送屎尿；
有說四百二，她還吃不飽，
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
她們一上地，定是工分巧，
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
割麥請不動，拾麥起得早，
敢偷又敢搶，臉面全不要；
開會常不到，也不上民校，
提起正經事，啥也不知道，
誰給提意見，馬上跟誰鬧，
沒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
這些老毛病，趕緊得改造，
快請識字人，念念大字報！

——楊小四寫

這是一九五七年秋末“爭先”農業社整風時候出的一張大字

报。在一个吃午饭的时间，大家正端着碗到社办公室門外的牆上看大字报，楊小四就趁这个熱鬧时候把自己写的这张快板大字报貼出来，引得大家丢下別的不看，先搶着来看他这一張，看着看着就轟隆轟隆笑起来。倒不因为楊小四是副主任，也不是因为他編得順溜写得整齐才引得大家这样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批評的两个主要对象是“爭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一个外号叫“小腿疼”，那一个外号叫“吃不飽”。

小腿疼是五十来岁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一个兒子、一个兒媳，还有个小孙孙。本来她瞧着孙孙做做飯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讓媳妇照着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給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飯、端飯……不过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話也不放过机会。例如夏天拾麦子，在麦子沒有割完的时候她可去，一到割完了她就不去了。按她的說法是“拾东西全凭儉，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后来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規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給她記工她就不干了。又如摘棉花，在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額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說剛能做到定額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額三分她也不去。她的小腿上，在年輕时候生过連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在生疮的时候，她的丈夫伺候她；在治好之后，为了容易使喚丈夫，她說她留下了个腿疼根。“疼”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覺到的。她說“疼”別人也无法証明真假，不过她这“疼”疼得有点特別：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門、串戶时候不疼，一做活兒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兒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沒有疼，一給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兒能大量超过定額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額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乡里的医务站办得虽說还不错，可是对这种腿疼还是沒有办法

的。

“吃不飽”原名“李宝珠”，比“小腿疼”年輕得多——才三十来岁，論人材在“爭先”社是数一数二的，可惜她这个优越条件，变成了她自己一个很大的包袱。她的丈夫叫张信，和她也算是自由結婚。张信这个人，生得也聰明伶俐，只是沒有志气，在恋爱期間李宝珠跟他提出的条件，明明白白就說是結婚以后不上地劳动，这条件在解放后的农村是沒有人能答应的，可是他答应了。在李宝珠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最滿意的人，只能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不是个干部——所以只把他作为个“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在結婚以后，李宝珠有一个时期还在給她写大字报的这位副主任楊小四身上打过主意，后来打听着她自己那个“吃不飽”的外号原来就是楊小四給她起的，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既然只把张信当成她“过渡时期”的丈夫，自然就不能完全按“自己人”来对待他，因此她安排了一套对待张信的“政策”。她这套政策：第一是要掌握經濟全权，在社里张信名下的賬要朝她算，家里一切开支要由她安排，张信有什么額外收入全部繳她，到花錢时候再由她批准、支付。第二是除做飯和針綫活以外的一切劳动——包括担水、和煤、上碾、上磨、扫地、送灰渣一切杂事在內——都要由张信負担。第三是吃飯穿衣的标准要由她規定——在吃飯方面她自己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对张信是她做什么张信吃什么；同样，在穿衣方面，她自己是想穿什么买什么，对张信自然又是她买什么张信穿什么。她这一套政策是她暗自規定暗自执行的，全面执行之后，张信完全变成了她的长工。自从实行粮食統購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飽的。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湯里下几顆米熬两碗糊糊

粥讓張信回來吃，另外還做些火燒干餅鎖在箱里，張信不在的時候幾時想吃幾時吃。隊里動員她參加勞動時候，她卻說“糧食不夠吃，每頓只能等張信吃完了刮個空鍋，實在勞動不了”。時常做假的人，沒有不露馬腳的。張信常發現床鋪上有干餅星星（碎屑），也不斷見着糊糊粥里有一兩根沒有撈盡的面條，只是因為一提就得生氣，一生氣她就先提“離婚”，所以不敢提，就那樣睜只眼闔只眼吃點虧忍忍飢算了。有一次張信端着碗在門外和大家一起吃飯，第三隊（他所屬的隊）的隊長張太和發現他碗里有一根面條。這位隊長是個比較愛說調皮話的青年。他問張信說：“吃不飽大嫂在哪里學會這單做一根面條的本事哩？”從這以後，每逢張信端着糊糊粥到門外來吃的时候，愛和他开玩笑的人常好奪過他的筷子來在他碗里找面條，碰巧的是時常不落空，總能找到那麼一星半點。張太和有一次跟他說：“我看‘吃不飽’這個外號給你加上還比較正確，因為你只能吃一根面條。”在參加生產方面，“吃不飽”和“小腿疼”的態度完全一樣。她既掌握着經濟全權，就想利用這種時機為她的“過渡”以後多弄一點積蓄，因此在生產上——有了取巧的機會她就參加，絕不受她自己所定的政策第二條的約束；當便宜活做完了她就仍然喊她的“吃不飽不能參加勞動”。

楊小四的快板大字報貼出來一小會，吃不飽聽見社房門口起了哄，就跑出來打听——她這幾天心里一直跳，生怕有人給她貼大字報。張太和見她來了，就想給她當個義務讀報員。張太和說：“大家不要起哄，我來給大家從頭念一遍！”大家看見吃不飽走過來，已經猜着了張太和的意思，就都靜下來听張太和的。張太和說快板是很有工夫的。他用手打起拍子有時候還帶着表演，跟流水一樣馬上把這段快板說了一遍，只說得人人鼓掌、個

个叫好。吃不飽就在大家鼓掌鼓得起勁的時候，悄悄溜走了。

不過吃不飽可沒有回了家，她馬上到小腿疼家里去了。她和小腿疼也不算太相好，只是有時候想借重一下小腿疼的硬牌子。小腿疼比她年紀大，創傷得早，又是正主任王聚海、支書王鎮海、第一隊隊長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沒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鬧，所以比吃不飽的牌子硬。吃不飽听張太和念過大字報，氣得直哆嗦，本想馬上在當場罵起來，可是看見人那麼多，又沒有一個是會給自己說話的，所以沒有敢張口就悄悄溜到小腿疼家里。她一進門就說：“大嬸呀！有人貼着黑帖子罵咱們哩！”小腿疼聽說有人敢罵她好象還是第一次。她好象不相信地問：“你听誰說的？”“誰說的？多少人都都在社房門口吵了半天了，还用听誰說？”“誰寫的？”“楊小四那個小死材！”“他這小死材都寫了些什麼？”“寫的多着哩：說你裝腿疼，留下兒媳婦給你送屎尿；說你偷麥子；說你沒理占三分，光跟人吵架……”她又加油加醋添了些大字報上沒有寫上去的話，一頓把個小腿疼說得腿也不疼了，挺挺挺挺就跑到社房里去找楊小四。

這時候，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楊小四、支書王鎮海三個人都正端着碗開碰頭會，研究整風與當前生產怎樣配合的問題，小腿疼一跑進去就把個小會給他們攪亂了。在門外看大字報的人們，見小腿疼的來頭有點不平常，也有些人跟進去看。小腿疼一進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伸開兩條胳膊去扑楊小四，楊小四從座上跳起來閃過一邊，主任王聚海趁勢把小腿疼攔住。楊小四料定是大字報引起來的，就向小腿疼說：“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規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罰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請得到法院！”又向王聚海說：“不要攔她！放開叫她打吧！”小腿疼一聽說要出罰款要坐牢，

手就軟下来，不过嘴還不軟。她說：“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問問你政府規定過叫你罵人沒有？”“我什麼時候罵過你？”“白紙黑字貼在牆上你還昧得了？”王聚海說：“這老嫗！人家提你的名來沒有？”小腿疼馬上頂回來說：“只要不提名就該罵是不是？要可以罵我可就天天罵哩！”楊小四說：“問題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說清楚的是罵你來沒有！我寫的有哪一句不實，就算我是罵你！你舉出來！我寫的是有個缺點，那就是不該沒有提你們的名字。我本來提着的，主任建議叫我去。你要嫌我寫得不全，我給你把名字加上好了！”“你還嫌罵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会寫，還有我這不識字的老百姓活的哩？”支書王鎮海站起來說：“老嫗你是說理不說理？要說理，等到辯論會上找個人把大字報一句一句念給你聽，你認為哪里寫得不对許你駁他！不能這樣滿腦一把抓來派人家的不是！誰不叫你活了？”“你們都是官官相衛，我跟你們說什麼理？我要罵！誰給我出大字報叫他死絕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個血盤兒，叫……”支書認真地說：“大字報是毛主席叫貼的！你實在要不說理要這樣發瘋，這麼大個社也不是沒有辦法治你！”回頭向大家說：“來兩個人把她送鄉政府！”看的人們早有一個人忍不住了，听支書一說，馬上跳出五六個人來把她圍上，其中有兩個人拉住她兩條胳膊就要走。這時候，主任王聚海却拦住說：“等一等！這麼一點事哪里值得去麻煩鄉政府一趟？”大家早就想讓小腿疼去受點教訓，見王聚海一拦，都覺得泄氣，不過他是主任，也只好听他的。小腿疼見真要送她走，已經有點胆怯，後來經主任這麼一拦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勢穩定了，就強鼓着氣說了几句似乎是光榮退兵的話：“不要拦他們！讓他們送吧！看鄉政府能不能拔了我的舌头！”王聚海認為已經到了收場的時候，就拉長了調子向小腿疼說：“老嫗！你

且回去吧！沒有到不了底的事！我們現在要布置明天的生产工作，等过两天再給你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解释？一定得說个过来过去！”“好好好！就說个过来过去！”楊小四說：“主任你的話是怎么說着的？人家鬧到咱的会場來了，還要給人家陪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楊小四和支書王鎮海再把王聚海說倒了弄得自己不得退場，就赶紧搶了个空子和王聚海說：“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担着的！可不許平白白地拉倒啊！”說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門去才想起来沒有装腿疼。

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給人和解个爭端，人們常說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來了以后他当过村长，作各种动员工作都还有点办法；在土改时候，地主几次要收买他，都被他拒絕了，村支部見他对斗争地主还坚决，就吸收他入了党；“爭先”农业社成立时候，又把他选为社主任，好几年来，因为照顾他这老資格，一直連选連任。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可惜不懂得有些坏性格一定得改造过来。他給人們平息爭端，主张“和事不表理”，只求得“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来办事的人就都还得“锻炼锻炼”。例如在一九五五年党内外都有人提出可以把楊小四选成副主任，他却說“不行不行，还得好好锻炼几年”，直到本年（一九五七年）改选时候他还坚持他的意見，可是大多数人都說楊小四要比他还强，結果选举的票數和他得了个平。小四当了副主任之后，他可是什么事也不靠小四做，并且常說：“年輕人，隨在管委会里‘锻炼锻炼’再說吧！”又如社章上規定要有个妇女副主任，在他看来那也是多余的。他說：“叫妇女們鬧事可以，想叫她們办事呀，連門都找不着！”因为人家別的社里每社都有那么一个人，他也沒法坚持

他的主张，結果在选举时候还是选了第三队里的高秀兰来当女副主任。他对高秀兰和对楊小四还有区别，以为小四还可以“鍛炼鍛炼”，秀兰連“鍛炼”也沒法“鍛炼”，因此除了在全体管委会議的时候按名单通知秀兰来参加以外，在其他主干碰头的会上就根本想不起来还有秀兰那么个人。不过高秀兰可沒有忘了他。就在这次整风开始，高秀兰給他貼过这样一张大字报：

“爭先”社，难爭先，因为主任太主观；

只信自己有本事，常說別人欠鍛炼；

大小事情都包揽，不肯交給別人干，

一天起来忙到晚，办的事情很有限。

遇上社員有爭端，他在中間陪笑脸，

只求說个八面圓，誰是誰非不評断，

有的沒理沾了光，感謝主任多照看，

有的有理受了屈，只把苦水往下咽。

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

有力沒处使，誰还肯爭先？

希望王主任，求个大轉变：

办事靠集体，說理分长短，

多听群众話，免得耍光杆！

——高秀兰写

他看了这张大字报，冷不防也吃了一惊，不过他的气派大，不象小腿疹那样馬上唧唧喳喳乱吵，只是定了定神仍然摆出長輩的口气來說：“沒想到秀兰这孩子还是个有出息的，以后好好‘鍛炼鍛炼’，还許能給社里办点事。”王聚海就是这样一个人。

楊小四給小腿疹和吃不飽出的那张大字报，在才写成稿子沒有誊清以前，征求过王聚海的意見。王聚海坚决主张不要出。

他說：“什麼病要吃什么藥，這兩個人吃軟不吃硬。你要給她們出上這麼一張大字報，保證她們要跟你鬧麻煩；實在想出的話，也應該把她們的名字去了。”楊小四又征求支書王聚海的意見，並且把主任的話告訴了支書，支書說：“怕麻煩就不要整風！至於名字寫不寫都行，一貼出去誰也知道指的是誰！”楊小四為了照顧王聚海的老面子，又改了兩句，只把那兩個人的名字去了，內容一點也沒有變，就貼出去了。

當小腿疼一進社房來扑楊小四，王聚海一邊攔着她，一邊暗自埋怨楊小四：“看你惹下麻煩了沒有？都只怨不聽我的話！”等到大家要往鄉政府送小腿疼，被他攔住用好話把小腿疼勸回去之後，他又暗自夸奖他自己的本領：“試試誰會辦事？要不是我在，事情准鬧大了！”可是他沒有想到當小腿疼走出去、看熱鬧的也散了之後，支書批評他說：“聚海哥！人家給你提過那麼多意見，你怎么還是這樣無原則？要不把這樣無法無天的人的氣焰打下去，這整風工作還怎么往下做呀？”他听了這幾句批評覺得很傷心。他想：“你們鬧下了事自己沒法了局，我給你們做了開解，倒反落下不是了？”不過他摸得着支書的“怪格”是“認理不認人、不怕不了事”的，所以他沒有把真心話說出來，只勉強承認說：“算了算了！都算我的錯！咱們還是快点布置一下明後天的生產工作吧！”

一談起布置生產來，支書又說：“生產和整風是分不開的。現在快上凍了，婦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來，花杆拔不了，牲口閑站着，地不能犁，要不整風，怎么能把這種情況變過來呢？”主任王聚海說：“整風是個慢工夫，一兩天也不能轉變個什麼樣子；最救急的辦法，還是根據去年的經驗，把定額減一減——把摘八斤籽棉頂一個工，改成六斤一個工，明天馬上就能把大部分人動

員起来!”支書說：“事情就坏到去年那个經驗上！現在一天摘十斤也摘得够，可是你去年改过那么一下，把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改得心高了，老在家里等那个便宜。这种落后思想照顧不得！去年改成六斤，今年她們会要求改成五斤，明年会要求改成四斤！”楊小四說：“那样也就对不住人家进步的妇女！明天要减了定額，这几天的工分你怎么給人家算？一个多月以前定額是二十斤，实际能摘到四十斤，落后的搶着摘棉花，叫人家进步的去割谷，就已經亏了人家；如今摘三遍棉花，人家又按八斤定額摘了十来天了，你再把定額改小了讓落后的来搶，那象話嗎？”王聚海說：“不改定額也行，那就得个别动員。会动員的話，不論哪一个都能动員出来，可惜大家在作动員工作方面都沒有‘鍛炼’，我一个人又只有一张嘴，所以工作不好作……”接着他就举出好多例子，說哪个媳妇爱听人夸她的手快，哪个老婆爱听人說她干淨……只要摸得着人的“性格”，几句话就能說得她愿意听你的話。他正唠唠叨叨举着例子，支書打断他的話說：“够了够了！只要克服了資本主义思想，什么‘性格’的人都能动員出来！”

話才說到这里，乡政府来送通知，要主任和支書帶两天給养馬上到乡政府集合，然后到城关一个社里参观整风大辯論。两个人看了通知，主任說：“怎么办？”支書說：“去！”“生产？”“交給副主任！”主任看了看楊小四，帶着諷刺的口气說：“小四！生产交給你！支書說过，‘生产和整风分不开’，怎样布置都由你！”“还有人家高秀兰哩！”“你和她商量去吧！”

主任和支書走后，楊小四去找高秀兰和副支書，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晚上召开了个社員大会。

人們快要集合齐了的时候，向来不参加会的小腿疼和吃不